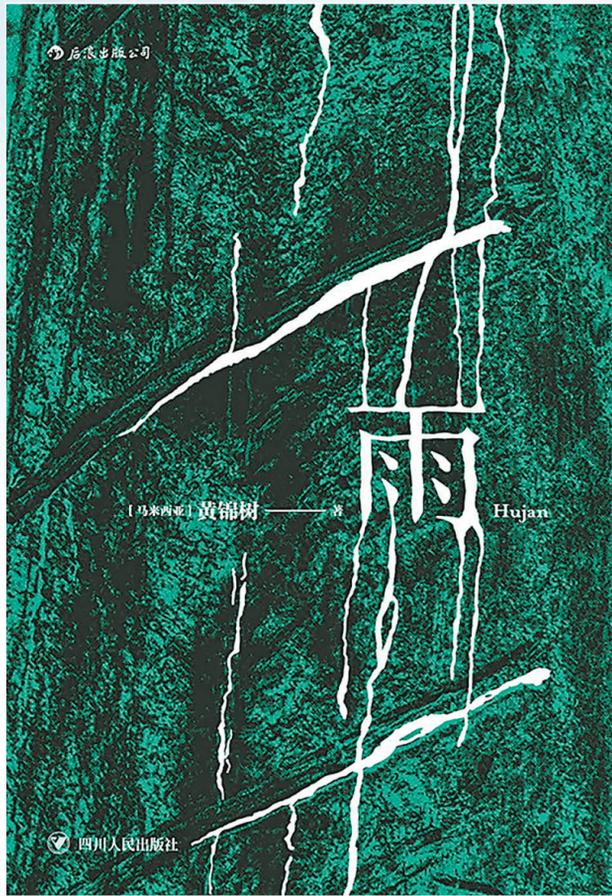


乡愁就像一场雨

——读黄锦树短篇小说集《雨》

□ 黄伟兴



“无边无际连绵的季风雨，水熊也许会再度化身成鲸。”雨既是小说的题，亦是黄锦树写的境。《雨》是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黄锦树的短篇小说集，全书收录了他在2013-2015年间创作的16部短篇小说，包括《仿佛穿过林子便是海》《小说课》《归来》《W》等。黄锦树的书被定义为“新南方”写作，正如他的文字那样，是潮湿的，也是绵密的，甚至夹带着南洋的风和雨水气，他的文字具有意境优美的诗意，充满魔幻重叠的异质想象。他细致刻画了南洋胶林滴答小雨下的风土人情，以及发生在小家庭背后的华人历史往事。

《雨》的故事大多发生在雨中，当雨停止故事也就随之结束。通过黄锦树生动有力的语言，我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到和听到那重重叠叠的胶林、河边钓鱼罗鱼的场景，大雨过后的老虎和野猪、斑驳古老的渔船，以及淅沥的雨声。作者用沉浸式的叙事手段将故事徐徐道来，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雨季里的潮湿温热。

“雨”是很常见的意象，但在作者

的妙笔之下，仿佛丛林的雨如精密的时钟秒针，准确无误地汇聚在这片土地上，一切都显得如此刻骨铭心。《老虎·老虎》中写道：“屋檐下奔泻着一长帘白晃晃的檐溜，远近树林里更是一片白茫茫的水世界，水直接从天上汨汨地灌下来，密密的雨塞满了树与树间的所有空隙。”夜里的雨像瀑布一样流在屋顶上，又汇聚成洪水，在淹没了许多地方以后，野猪、老虎便都来到人类居住的高地寻找庇护。这时候人和自然、人和动物的关系便显得十分紧张。人，与其他雨林生物一样，依存于这场雨、这片林，仿佛置身于一场永无止境的雨季之中。阅读这些文字，仿佛自己也与文中的主人公一同经历了一场漫长而炽热的雨，那雨试图穿透肌肤，化作血液，直至融入生命的核心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小说《仿佛穿过林子便是海》似乎在描述外在的场景和主观的感受，而其他的篇章则聚焦于故事层面。读完整本书，便发觉这篇短篇小说是在现实和梦境之间穿梭，呈现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，又夹杂了微妙

的真实触感。作者用人称代词“你”进行叙事，将片段与片段链接起来，在阅读上有一种亲历的感受。其中有句话说道：“是啊，那你去追他。”这个“你”将小说前后以及现实与梦境之间衔接得十分顺畅，让人不自觉地感受到小说场景之间的转换。

作者似乎特意避开具有延展性质的故事线，他用多重的视角赋予人物多种命运的可能。主人公辛以及父亲、母亲、妹妹等人物在不同版本的故事中则呈现不同的结果。上一篇小说死去的人，在下一篇里“复活”。在小说《另一面》中，辛的父母被抓走，辛和妹妹在洪水中死亡，但他们却在另一篇重生，描述了他们所见的世界景象。作者并非直接写主角死，而是通过场景的虚实变化，营造出梦境和现实的交错，模糊地呈现另一个彼岸世界，亦如雨夜时做的几个不同的梦。而“辛”其实并非仅指一人，而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符号，像是南洋华人在战乱和泥泞中求生的沉痛和无奈，也是无数“辛”家庭的缩影。

书中多次出现的儿童读物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儿童文艺》等，以及鱼形龙舟，这些是华人远离故土漂泊他乡的精神寄托，雨林中的他们或许外貌正在改变，但他们体内流淌的血液依旧炽热。黄锦树迷恋雨、迷恋故乡，他的情感无时无刻不在字里行间弥漫开来。

作者用精准的感官描写带领读者沿着泥泞的小路抵达雨林深处，那是他魂牵梦萦的世界、内心深处牵挂的故土。黄锦树曾在《死在南方》致敬郁达夫的《沉沦》：“我们飘向未名的前方”。《雨》中的雨，无处不在。一场场不复有晴的雨，落在南洋雨林里，淋润那记忆中的家园，永不停歇。

《雨》

作者：[马来西亚]黄锦树

出版社：四川人民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4年2月

内容简介：《雨》是后浪华语文学系列中的一本，也是黄锦树在大陆出版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。这部潮湿的、夹带着来自南洋的风和雨水的《雨》，收录了作者创作的16部短篇小说。他写马来西亚胶林中的童年，写不知是梦还是现实的记忆碎片，写胶林中的大猫和老虎，也写曾经日本人和华人在胶林中的对抗与博弈。

生命里始终亮着一盏灯

——读杨仕芳《阿萨玛的灯》

□ 蒙佳

在小说集《阿萨玛的灯》里，侗族作家杨仕芳尝试突破之前的表现形式，将侗族小说的底色融入汉族小说的世界，直面现代人的心酸与痛楚。

《阿萨玛的灯》这部小说有意外却又合理的荒诞叙述，有对人性的幽微的孜孜探索，有对个人经历的回望追忆，有对文本形式的创新发现，有对生活自我的幡然顿悟……全书由七个故事构成，扉页印有作者亲笔书写的篇目，字迹清秀，整齐排成一列，像新书扉页上那句“这是一班从侗寨开往世界的文学列车”，又像一块写着“古老而神秘的侗族文化，由此去”字样的指示牌。

杨仕芳擅长把个人生活经验和感悟打成碎片，无缝对接地糅捏到笔下的人物身上，并以第一人视角进行叙述，线索人物千变万化，却丝毫没有违和感。深入文本，细节的真实感令读者心里一动。

《阿萨玛的灯》开篇，故事情节曲折离奇，叙述荒诞又严丝合缝，叫人摸不着头脑，又找不到破绽，像一个钩子，牵引读者跟着人物的命运起伏，如坐过山车呼啸而去，想要揭开重重迷雾。一个想做好事的人，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因此掉进坑里，他巴巴地等着被撞伤的老人醒来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无奈老人被撞后昏迷不醒，如果他醒来，所有人都没法逃离人性中的苦难这个黑洞，后面的故事就都要改写。人物命运后来怎么样？最终的谜底，作者用出其不意的形式展示出来，令人拍案叫绝，又惊又喜。

《父亲的渔船》中，作者把人物关系推向一个又一个极端的矛盾后，又漫不经心地把人物捞出来。这个极其荒诞的故事，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，恰到好处地把握了分寸。

佛还沉浸在遐想中，陆陆续续有人开始议论。我突然想要书，不只一本，可以有很多很多书。于是，我站起身来勇敢地表达了自己想要一面墙的书的渴望。老师平静的眼神突然亮了一下，他没有问我为什么，却送了我两个字：坚持。在一个夏日的午后，老师递给了我一本《撒哈拉的故事》，是三毛的散文集。我嗜书如命，隔天就黑着眼圈还给老师，他微笑着说：“不必急，随时想看，随时来要。”

后来，我得知表姐的书房其实是她姨给她准备的衣帽间，但是她读书籍是她出门穿上的最华丽的礼服。

到好处的节奏，让读者欲罢不能，急切地想要探究人物命运的走向。

《如影随行》整个故事都在写逃离，其中交织着孤注一掷的决绝、极端和荒诞的轮回、现实和理想的交战、梦想和梦想破灭后的不甘。情节跳跃、扣人心弦，直至戛然而止的结果，让人下意识地回看题目，深感其意味深长。到底是什么如影随形，为什么如影随形？是一个人，还是一个想法？一群人以悲壮的自杀姿态，冲着撞着看不见的命运的铁笼子，想要逃离，其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爱和痛相互缠绕，在作者笔下一气呵成，使读者不由自主地陷入思考：命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

《原来天是这样放亮的》讲述了一个农村女孩逃离乡村来到城市的经历。如果女孩一辈子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，而是在山里待到终老，命运也许波澜不惊。很不幸，她看到了不属于自己的另一种繁华，又求而不得，之后在生活逼迫之下走投无路，产生恶念。女孩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入绝境，她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呢？似乎都难以简单地评判。幸运的是，即便身处绝境，她也遇见了人性的温暖和光辉。不错，地球自转让东方迎来黎明的曙光，天迟早会亮，只是生活的苦难，让很多人熬不过黎明前的黑夜。人们只能依靠心中构想的一丝光亮努力活下去，拼命挣扎着要活得更好一些。这些文字，是在无边黑夜中近乎绝望的空谷长啸，是生存空间被压榨到极限的愤怒嘶吼，是面临道义两难选择的自我斗争。

这种扎心的拉扯和撕裂在文本中随处可见，语言张力十足，小说呈现诡异奇丽的风格。杨仕芳坦言：“这部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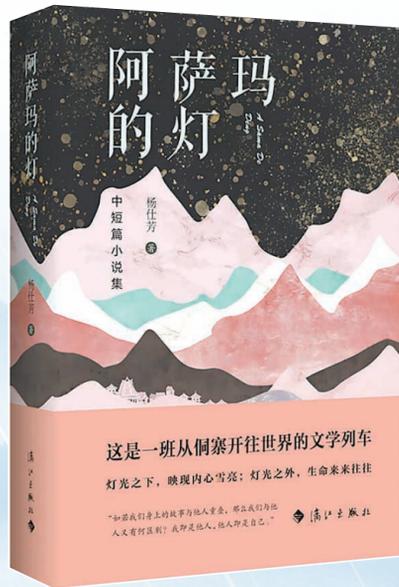
说中的人物都不是好人，也都不是坏人。谁也无法评判这些人都是好人还是坏人。”他只写人性，他认为小说只有通过写人类普遍经验和共同的人性，才有可能打破地域限制，走向更加宽广的世界。

在作品《阿萨玛的灯》中，杨仕芳带领读者找寻小说中的真相，却又坦言很多事情确实永远没有真相。中国作协会员、柳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刘月潮认为，文学是一个作家构建这个世界的过程，呈现他们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东西。《阿萨玛的灯》写出了故事的唯一性，而唯一性恰恰是一部作品极其珍贵的特质。

杨仕芳以“世界以痛吻我，我报之以歌”的创作心态勤奋笔耕，笔下的人物形象立体而饱满，每一个故事都来自他的侗寨家乡。读者们欣喜地看到他一路走来佳作频出，各种耀眼的荣誉纷至沓来。

久居城市生活工作的他，对家乡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位乡亲，哪怕是笔下不讨喜的反面人物都透着热忱和深爱。起初，杨仕芳觉得写侗乡题材的文字很多，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写作历练，他发现，该“土”的地方就要“土”，“土”藏着另外一种东西。他说，自己沉浸写作十多年，慢慢领悟到该如何去反思和运用灵魂中的东西，赋予文字以蓬勃的生命力。

杨仕芳的文本里，多处出现长夜里一盏灯的意象。这盏灯，也许是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深爱着的“阿萨”（侗语：祖母），也许是他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写作，也许都是，也许都不是。总之，这盏灯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象征，灯光穿透漫漫长夜迷雾，温暖自己，照亮他人。



《阿萨玛的灯》

作者：杨仕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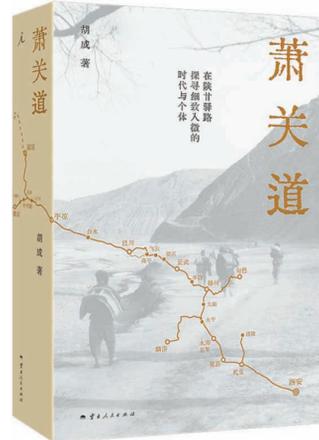
出版社：漓江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4年2月

内容简介：本书以湘黔桂交界的侗族聚居地“三省坡”为主要背景，呈现小城镇乡民的生存样态。小说对民族性的表现建构在现实语境之上，聚焦人们面临的现实问题、心理挣扎，而其现代派的叙事又赋予作品更深层次的内涵，刻画了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，探问人生走向的多种可能。

新书速递

《萧关道》



作者：胡成

出版社：云南人民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4年6月

内容简介：胡成重走萧关道，途经西北的山川城镇、原野村落，记录下路途中的见闻与偶遇之人，寻探此路上故人的踪迹。过去和未来交织于一处，古人与今人的命运自成对照。这是一次探访古路的游记，也是一窥历史洪流下普通人命运的入口。

《星河落人间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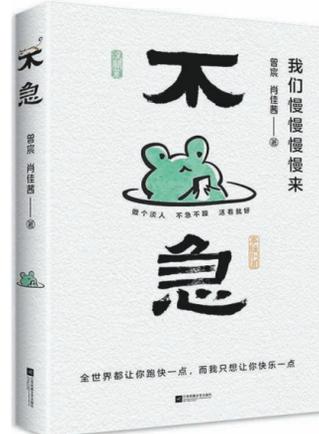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何楚涵

出版社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4年6月

内容简介：本书从先秦到明清共选取了25位重要的中国文化圣贤，全方位介绍了他们的生平故事，赏析其代表作品，解读他们充满诗意的人生。读这本书，就像与古人对话，“坐看云起时”的王维，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的李白，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苏轼……他们既是闪耀的“明星”，也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，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走进他们充满诗意的人生。这也是一趟文化时空之旅，能够让我们轻松了解文史知识，沉浸式地感受历史的波澜壮阔和文化圣贤的精神世界，一起探寻中国人的精神之美。

《不急：我们慢慢慢慢来》



作者：曾袁，肖佳茜

出版社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4年6月

内容简介：本书是一本帮助成人解压的治愈绘本，旨在打破当下时代主体情绪，带领读者放慢节奏，发现生活细微之处的小美好。全书由46组漫画组成，里面有对柴米油盐的记录，对理想现实的理解，对焦虑内耗的自嘲，也有对琐碎残缺的接纳。在作者的画笔之下，馒头、钢笔、棉花糖这些“小透明”都成了醍醐灌顶的人生导师，它们用自己的语言告诉我们：人生是一场属于自己的旅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伐和节奏。

梅雨过后晒书香

□ 何少球

透亮而美好，是每一位作者集天赋与才华的结晶：它贯穿古今，尊贵而典雅。

我从表姐的床底拉出了三大箱的书，纸箱上铺满厚厚的灰尘，一看就知道尘封了许多年。表姐说那是她中学偷看的小小说，种类很多，有金庸的武侠、琼瑶的言情以及亦舒、三毛和张爱玲的书等；也有古文书籍《隋唐演义》《两晋演义》和《四库全书》。虽然现在表姐已经不喜欢看了，但是也应该拿出来晒一晒。

夏天的阳光总是最耀眼的，当光线落在昔日陈旧的书籍上，仿佛赋予了它们勃勃的生机。顷刻间，衍生出另一番美景，像一种陈年的老酒，越品越醇香，又仿佛是历经了四季后重生的树木，春意盎然。院子里的一本本书籍，比夏日

里绽放的花儿都更艳丽夺目。邻居们啧啧感叹：这真的是夏天里最美丽的风景！

那天，我看了一下午的书籍，抬头看见了晚霞。它如火一般的夺目，又似轻轻柔柔的棉被，与书中的印记一起，随风落在我的心尖。表姐结婚之际，她将最心爱的书籍转送给我，留出一面墙的空间，她说是给孩子装儿童图书用。

至今，我都保留着表姐那一面墙的书，并且也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简单的书房。每到周末，偷得闲，便会在书房里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。书架上的很多书籍，就跟老朋友一样。我喜欢伍尔夫的那句：女人如果要写小说，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，一样是金钱，另一样是属于自己的房间。也很喜欢席慕容的《悠长的等待》；丁立梅的

《散文集》会让我流下感动的泪水；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让我倍加珍爱现在平凡的生活……

时间飞逝，岁月有痕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感受力更丰富了。我开始执笔，跟着前人的步伐，写写自己的故事。偶有几篇上报，欣喜之余，我感悟到了青葱时期老师赠予的“坚持”二字的深意。那是一种对未来的期盼，也是对我的勉励。

“读书之乐陶陶，起弄明月霜天高。”夏日里，在烈日之后的阴凉处，晒上几本喜欢的书。与风蝶起舞，品人百味，看万千闲书，一定也是令人艳羡的。笔尖在陈旧的文案上，轻轻地跳动，奏响的不仅是世间美妙的音乐，还有尘封往昔的墨香。

微阅读

小时候，江南的梅雨季节过后，我总会赶往表姐家帮忙晒书。表姐早就在院子里等着我，见我过来，神秘地说：“咱们从床底开始打扫吧！”床底？我的八卦之心瞬间被点燃了，还有床底的故事？

最令我羡慕的永远是表姐的房间，整片粉红的墙纸，一张蓝色的真皮沙发，还有一架黑色的钢琴，钢琴旁边有个机关，机关一打开，便会呈现一片别有洞天的世界——表姐最喜欢的书房。光站在那么多书面前，就已经让我闻到了最纯粹的书香，仿佛还能听见它们的窃窃私语。

谈起书房，思绪飞到了校园里，语文老师有感情地朗读着宗璞的《紫藤萝瀑布》，我听得入了迷。他读完稍停顿了一下，问我们想到了什么？同学们仿